



散文

炉边夜读——老三篇《愚公移山》

孙爱民

窗外漆黑一片,今夜特别幽黑,预示着明天可能会有暴风雪。

在炉边温柔的灯光下,我静静地翻阅着老三篇中的《愚公移山》。

毛主席在文章中写道:——中国古代有个寓言,叫做“愚公移山”。

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,住在华北,名叫北山愚公。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,一座叫太行山,一座叫作王屋山。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。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,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,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愚公回答说: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,儿子死了又有孙子,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这两座山虽然很高,却是不会再增高了,挖一点就会少一点,为什么挖不平呢?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,毫不动摇,每天挖山不止。这件事感动了上帝,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,把这两座山背走了。——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(帝国主义,封建主义),有什么挖不平呢?

以上是毛主席75年前写的文章片段,现在看来,依然意味深长,充满哲理,振聋发聩。我之所以急于翻看这篇文章,是因为昨天,我与儿子午夜围炉说三道四聊天时,儿子问我为什么取愚翁为笔名,我告诉儿子,我的笔名与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有着50多年的渊源。50多年前,我从读小学开始,就学习这篇文章,基本上,每天都学,因为那时我还担任过班长,有时候还经常领导,还监督其他同学背诵一些片段。现在想想,有其滑稽的一面,但也有其美好,令人向往的一面。那时候,我还有一个天然优势,就是我父亲因为参军入伍,有红色语录本给我,一般同学是没有的,因此非常得意洋洋,同学们看我的眼神,到现在都无法用贴切的语句来形容。

因为,从小在红色基因的海洋里浸泡,所以,在我的性格里,有着愚公那种味道。我的朋友,我的同学对于我这样的性格,是好还是坏,评价都不一,因为放在不同的环境,不同的时代,都会有不同的评价答案,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优点还是缺点。但不管怎样,这种性格影响了我的成长,一直伴随我走过六十年的漫漫岁月,我想我今后和未来,它还会伴随着我。一是顽固难以改变,二是我也不想改变。基于此,我特别喜欢“愚”这个字。

我的座右铭是“我不聪明,我要勤奋”,这里面,也是处处体现“愚”的味道。因为读小学的时候,那时候班主任下命令,每个同学必须有一个座右铭。更为刻骨铭心的事是,我为了努力考上大学,我还让我父亲走后门,到部队的木工房里做一个像模像样的木牌,底下有支架,我在它上面,用毛笔写上这八个字,藏在家里,只有到晚上复习功课时,才把它放到书桌上的右边。因为那时没有固定的学习桌子,我把这个木牌美其名曰座右铭,以标榜自己是当今的纵横家墨梁刺股之苏秦。

今天中午吃饭时,儿子看我一个早上,都在忙这忙那,把许多书架上的书翻来覆去,问我在干什么?我告诉儿子,主要是查找一下我当年的一些日记和学习《毛泽东文选》的读后感。我告诉儿子,老爸之所以喜欢愚翁这个名字,是因为愚公移山这篇文章的主人公“愚公”,而发扬并倡导愚公精神的是当代伟人毛主席,我们中国人喜欢追根溯源,寻根问祖,爱屋及乌,因此很自然地,老爸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而感情这个东西是很难在一个人的记忆里抹去的,如果想想抹去或忘记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,你可能会失去一种存在的价值?

我庄重地告诉儿子,老爸非常喜欢愚公这个人物。一个家是这样,一个国家不也是这样吗?国家就是千千万万的这样的家庭,汇聚而成。

观点

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什么?

任蓉华

当“打工人”“996”等网络热词成为舆论热点之时,曾仕强的这本书值得大家读读、想想。

曾仕强曾任台湾交通大学教授、台湾兴管管理学院院长,是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、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、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士。几年前,他在《百家讲坛》中关于中国式管理、胡雪岩的启示等演讲,也比较有影响。

圆滑与圆通,仅一念之隔。圆滑是圆滑,圆通是圆通,在彼此之间,获得共识。领导先表示诚意,随时邀请下属参与有关的事宜,使其在轻松、愉快的氛围下,养成参与的习惯。下属乐于参与,就会全身心投入,把事情做得更好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领导不能轻易表现出其“英雄性”,更不能处处摆出领导的威风,不然大家口服心不服,会打消下属继续参与的积极性。另外,对领导者而言,理想的落实、目标的达成,都有赖于妥善地计划,并为下属提供贴心服务。对此,曾仕强说得直白:“服务只是尽自己的责任,并非对下属施恩。就算有一些人情,也不应该讨人情,因为人情不讨,人情永远存在;人情一讨,便连本带利都讨回来,等于白做人情。”

任何事业,都是人的事业。领导的本质,应当从关心人开始。领导者必须要重视下属的心理反应。但是,关心而非讨好,领导者务求心诚意切,以随机应变防止投机取巧,唯有如此,被领导者才能心悦诚服,不致有被欺骗的感觉。“领导者自己拼命表现,大不了一场出色的个人秀。”曾仕强认为,每一个人的能力,实际上都相当有限。如果不足以动员他人,就谈不上产生领导的效果。领导能够动员每一个人,叫做总动员。这种团队精神,十分可贵。

得人者兴,失人者亡。群力群策的管理文化,再配以合理的激励,上下管道通畅,人人士气高昂,这是实现快乐工作的稳固基础,更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所在。

从历史看今朝

李仲

读《中国疫苗百年纪实》

应该承认,在中华民族抗疫史中,直到我们掌握了疫苗这个“杀手锏”,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局面。《中国疫苗百年纪实》(人民出版社出版)就是以此为重点,按时间脉络,讲述了在一系列重大疫情事件中,我们国家组织抗疫、研制疫苗、利用疫苗的故事。我们国家开始组织全民免费注射新冠疫苗之时,阅读这本书,了解这100年的疫苗风云,非常有意义。

1910年末,哈尔滨瘟疫爆发,局面失控。一位叫伍连德的医学博士临危受命,担任清政府全权总医官,赴哈尔滨组织抗击瘟疫。他通过首例尸体解剖,确认为鼠疫流行,进而采取建立防疫队伍、制作并分发“伍氏口罩”、实施病患隔离、对症治疗以及焚烧尸体等措施,在短短三个月全面控制了哈尔滨鼠疫大流行。伍连德,作为中国现代防疫事业的先驱,连同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,成为了《中国疫苗百年纪实》的序章。

接下来,书籍讲述了从中国第一支青霉菌的研制诞生到解放区的疫苗故事;从抗击察哈尔鼠疫这新中国防疫第一战,“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”建设形成科研力量,到全民动员的爱国卫生运动;从举国消灭天花、麻疹攻坚战、消除脊髓灰质炎、控制结核病的持久战、甩掉“乙肝大国”帽子……踏着历史的节拍,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,作者选取重大事件的关键节点,或急或缓,或轻或重,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疫苗百年全景图。

小时候我见过一些哥哥姐姐跛足,大人说这是小儿麻痹后遗症,而我们很幸运有甜甜的糖丸疫苗吃,就不会染上这个病了。这是我对疫苗最初最直接的感受。书中对这一疫苗的研发,有专门的描述,直接改变了我童年形成的肤浅认识。1960年,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,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

(小儿麻痹症)活疫苗,其中的临床试验,首先是在这些科学家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身上完成的,这真是让人泪目的情节。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,顾方舟团队将方便运输保存的糖丸疫苗推向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。2000年,“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”在卫生部举行,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,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在中国疫苗百年图强的过程中,涌现了许多像顾方舟一样技术高超、不畏艰险、甘愿奉献的英雄。前有伍连德,后有首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葵,还有汤飞凡、齐长庆、王良、孙柱臣等等,他们赍续传承,用生命书写中国疫苗史的辉煌。

所谓英雄,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。那么,这些抗“疫”英雄的内心,闪烁着怎样的精神之光?解读他们的内心密码,成为了该书的最后一章:对爱与责任的诠释。驱魔灭疫的“上医”精神、以身试药的精神、甘坐冷板凳的精神、愿做绿叶衬红花的精神、凤凰涅槃的精神。这些深邃深刻的精神力量,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,尤其值得学习与铭记。

该书作者江永红,是《解放军报》原副总编辑,一位可敬的老军人。此次抗“疫”中,一则军人院士陈薇的消息经常刷屏,由她领衔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,在国际上率先进入I期、II期临床试验,疫苗III期国际临床试验正在有序推进。陈薇院士荣获“人民英雄”国家荣誉称号,曾返回浙大与母校师生回忆了她打新冠疫苗第一针的经历:“虽然我们有着大量的实验证明这是安全的,面对未知的第一次,我觉得我得先上。如果牺牲了,也就我一个人。”两位军人,用不同的方式,在为中国人疫苗谱写亮丽的篇章。从历史看今朝,中国胜利可期。

往事

那些古代抄袭案

文/清风流月

名的原作者一起穿越千年。

窃他人之书,署本人之名

被唐朝史学家刘知几称为“东晋史书中最佳者”的《晋中兴书》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“黑历史”。这本史书的官方作者是何法盛,但实际作者却是郗绍。

据《南史·徐广传》,“时有高平郗绍,亦作《晋中兴书》,数以何法盛。法盛有意图之,谓绍曰:‘卿名位贵达,不复俟此延誉。我寒士,无闻于时,如袁宏、干宝之徒,赖有著作,流声于后。宜以为惠。’绍不与。至书成,在斋内厨中,法盛诣绍,绍不在,直入窃书。绍还失之,无复兼本,于是遂行何书。”

这个故事是说,高平人郗绍正在写一本叫做《晋中兴书》的史书,期间曾多次将写好的内容拿给何法盛看以示请教,何法盛看到这本书后觉得写得很好便想占为己有,便对郗绍说:“您已经声名显贵,不需要通过这本书来增强自己的声誉。而我只是个寒门学子,现在仍然默默无闻,想像袁宏、干宝等人那样靠著书立说而名闻天下,所以希望您可以将这本书赠送给我。”郗绍听了之后也只是笑而不语,以为何法盛只是开了个玩笑。

何法盛见无法获赠此书,便想窃书。《晋中兴书》写成后,郗绍便将它放在斋内的书厨里。一天何法盛见郗绍不在家,便潜入他的书斋,将《晋中兴书》原本全部偷走。等到郗绍回来后,发现书已被偷,但世上仅此一本,多年心血就这样被粗鲁窃取。后来,何法盛将《晋中兴书》署了自己的名并发表,名声大噪。直到有人揭露,并将此事写入史书,真相才大白于天下。

为了一首诗,亲人相残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

从历史看今朝



信息

出版人沈昌文去世

曾任《读书》主编

1月10日,出版人沈昌文去世,享年90岁。沈昌文是上海人。著有《阁楼人语》《书商的旧梦》《最后的晚餐》等。曾任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,并参与发起创办《万象》杂志。他主编的《读书》杂志,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,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。

沈昌文当年引进的美国通俗历史家的《宽容》以及金庸的武侠小说,迄今依然是三联书店的长销书。同样轰动的还有蔡志忠漫画。而沈昌文时期的《读书》杂志,至今依然是一代知识分子怀念的精神家园。当年《读书》杂志面临思想大为解放的情境,他认为,时下可做的只有“三无”,即“无能、无为、无我”,只有这样才能不拘一格,放弃成见,让新见呈现。这种思想办出了《读书》的“大有”,有极大的胸怀,有极大的弹性。



2020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

你读对了吗?

目前,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发布了2020年十大语文差错,其中多个差错都与疫情相关。

“新冠”的“冠”误读为guān。“冠”是多音字:读guān,名词,指帽子或形似帽子的东西;读guàn,动词,指戴帽子。“新冠”的“冠”取“王冠”之义,名词,当读guān。

“戴口罩”误为“带口罩”。“戴”指把物品加在能发挥其功用的身体某一部分,“带”指随身携带、拿着某物品,显然是“戴口罩”。

“共度难关”误为“共度难关”。“度”与“渡”均可指跨过、越过、经过,古汉语中常混用,但如今二者已分工:“度”与时间概念搭配,如度日、欢度佳节;“渡”与空间概念搭配,如渡河、远渡重洋。难关,本义指难通过的关口,是空间概念。

“杏林”误为“杏坛”。广大医务人员不顾个人生命危险,逆行出征,在抗疫一线做出重大贡献。不少诗文用“杏林天使”“杏林豪杰”来称赞他们,但“杏林”常被误为“杏坛”。

“宵禁”误为“霄禁”。“宵”指夜晚,“霄”指云、天空。宵禁,即禁止夜间活动。

“挤兑”误为“挤对”。在新冠疫情威胁下,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几近崩溃边缘,不少媒体称“医疗资源出现挤兑”。其中的“挤对”应为“挤兑”。

“副作用”误为“负作用”。“副”与“主”相对,强调的是附带。药理学术语“副作用”不能写成“负作用”。

误用“叹为观止”形容疫情失控。截至2020年年底,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,死亡人数超过35万,均居世界之最。有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称:美国疫情防控形势,让人“叹为观止”。“叹为观止”是个成语,表示所见事物好到了极点。

“科创板”误为“科创版”。“主扳”“科创板”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“板”取“板块”之义。

“螺蛳粉”误为“螺丝粉”。螺蛳,淡水螺的通称;螺丝,是螺钉的俗称。螺蛳粉以螺蛳为主要食材,和螺丝无关。